曲洧舊聞/0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曲洧舊聞

◀上一卷

卷四

下一卷▶

龍福寺據大龜山腹，前負佛殿，山西有雁翅嶺，嶺下有龍潭，皆取其形似也。寺有伏虎禪師，相傳云：山舊多虎，獵者數人方射虎，有僧來乞食，獵者指虎穴，紿云：彼有吾友舍，食飲略具，可往一飽。僧如言而往，日將暮，寂不聞聲，及登東岩望之，見僧跏趺坐穴中，虎馴繞其側。驚異，棄弓矢羅拜，大呼曰：「願為師弟子，不復射生矣。」僧築庵大龜山腹，自此虎不為害，學徒日盛，遂為大寺。後以龍潭禱雨屢應，賜今名焉。今正殿西南有禪師祠堂，塑像是真身，獵者五人侍左右。

龍福寺門外東偏有修竹二畝餘，殆不減洛中所產，有鼠喜食其筍，寺僧於筍生時置鼓，晝夜鳴之，謂之驚鼠鼓。予與韓秉則同遊見之，秉則笑曰：「使王子猷遭此，鼠必躬自撾鼓，傳中又添此一事，以為後人笑談也。」

芙蓉禪師道楷始住洛中招提寺，倦於應接，乃入五度山，卓庵於虎穴之南。晝夜苦足冷，時虎方乳，楷取其兩子以暖足。虎歸，不見其子，咆哮跳擲，聲振林谷。有頃，至庵中，見其子在焉，瞪視楷良久，楷曰：「吾不害爾子，以暖足耳。」虎乃銜其子，曳尾而去。

代州五臺山太平興國寺者，直金剛經窟之上，乃古白虎庵之遺址也。相傳云：昔有僧誦經庵中，患於乏水，適有虎跑足，湧泉爵沸，徐清，挹酌無竭，因號虎跑泉，而莽以此

得名。

代州清涼山清涼寺，始見於《華嚴經》，蓋文殊示現之地也。去寺一里餘，有泉，號一缽泉。一缽許，挹之不竭，或久之不挹，雖盈而不溢，其理不可解，亦一異也。清涼山數出光景，不可勝紀。甲寅年臘月八日，夜現白圓光，通夕不散，人往來觀瞻，如身在月中，比他日所見尤為殊異。

秘魔岩靈跡甚多，嘗有飛石入廁，度其石之尺寸，則大於戶，不知從何而入也。僧有不披袈裟而登岩者，則必有石落中路，或飛石過耳，如箭聲，人皆恐怖。

長松產五臺山，治大風有殊效，世人所不知也。文殊指以示癩僧，僧如其所教，其患即愈，自此名著於《清涼傳》，而《本草》未之載也。

嵩山少室比南方山極雄壯，然石多而土少，乏香潤之氣，石皆堅頑，不可鐫鑿，峻極。上院嘗於其院東鑿井，經年才深丈許，每鑿一寸，顧傭錢至一千，匠者不至也。法當積薪其中，然之，乘熱沃以醶醋，然後施工，庶乎其可也。予嘗語其寺僧，但恐山中難得好醋耳。

夜義石一里餘，有泉一眼，清甘可飲，舊號救命水。歐公與聖俞同遊時，改為醒心泉。或云：舊名雖鄙惡，然亦得其實也。

虎頭岩在真君觀西，岩北有一谷，幽深而險，人跡罕到。道人沈天休嘗言，頃年采藥其中，糧絕，掘山藥煮食。見一藤引蔓甚遠，而葉亦特大，疑其非也。乃共掘之，大如柱，長數尺，蓋亦山藥也，大莖可享半月，戲目為玉柱。其後玉柱之名稍著，山有玉柱峰，其下為玉柱川。鬻山藥者利其易售，皆冒玉柱之名，然其實不知本末也。

巴欖之如杏核，色白，扁而尖長，來自西番。比年近畿人種之亦生，樹如櫻桃枝，小而極低。惟前馬元忠家開花結實，後移植禁御。予嘗遊其圃，有詩云：花到上林開，即謂此也。

大隄山，即莊子所謂具茨山也。山有具茨寺，其中產一種木，身幹枝葉皆如槐，三二月開花，色紅而細，俗呼為槐三香，亦有種園圃中者。

具茨山亦產蕨，采藥者云：其根即黑狗脊也。按《本草圖經》，黑狗脊有一種，乃蕨也。而其下不云是蕨，蓋苗已老，修書遺其說耳。具茨人雖采蕨為蔬茹，然不知其名，但呼為小兒拳。予遊龍福寺，見於道傍，自爾歲遣人采焉，山下人知其為蕨，稍有珍之者。

藥有五加皮，其樹身幹皆有刺葉，如楸，俗呼之為刺楸。春采芽可食，味甜而微苦，或謂之苦中甜，云食之極益人。予在東里，山中人歲常以此餉，因移植後圃，蓋無可玩者，特為其芽可食耳。

密縣超化寺，乃畿西山水勝處。考碑碣，始建於隋。泉色如琉璃，湧為珠，出波面，其他極淺。僧云：焦土襄陵，不涸不溢，往歲中貴人降香，乃於塔東命以鍬試之，一鍬泉湧出，至今謂之一鍬井云。

紅蓼，即《詩》所謂遊龍也，俗呼水紅，江東人別澤蓼，呼之為火蓼。道家方書亦有用者，呼為鶴膝草，取其莖之形似也。然澤蓼有二種，味辛者酒家用以造麴，餘不入用也。

藜有二種，紅心者俗呼為紅灰藿〈（徒吊切）〉，古人食之，多以為羹，所謂藜羹不糝是也。而今人少有食者，豈園蔬多品而不顧乎？然山人處士未之棄也，其身幹輕而堅，以為杖於老者尤宜。唐人猶有編為床者，往往見於篇，什仙方用之為秘藥，或入燒煉藥，多取紅心者，易名為鶴頂草。

石炭不知始何時，熙寧間初到京師，東坡作《石炭行》一首，言以冶鐵作兵器甚精，亦不云始於何時也。予觀《前漢·地理志》，豫章郡出石，可燃為薪。隋王邵論火事，其中有石炭二字，則知石炭用於世久矣。然今西北處處用之，其為利甚博，而豫章郡不復說也。

歐公作《花品》，目所經見者，才二十四種。後於錢思公屏上得牡丹，凡九十餘種。然思公《花品》無聞於世，宋次道《河南志》於歐公後又增二十餘名，張珣〈（或云為留臺字子堅）〉撰《譜》三卷，凡一百一十九品，皆敘其顏色容狀，及所以得名之因。又訪於老圃，得種接養護之法，各載於圖後，最為詳備。韓玉汝為序之而傳於世。大觀、政和以來，花之變態又有在珣所譜之外者，而時無人譜而圖之。其中姚黃尤驚人眼目，花頭面廣一尺，其芬香比舊特異，禁中號一尺黃。予在南平城，作《謝范祖平朝散惠花詩》云：「平生所愛曾莫倦，天遣花王慰吾願。姚黃三月開洛陽，曾觀一尺春風面。」蓋記此事也。祖平，字準夫，忠文公之諸孫也。以雄倅致仕，居許下，被俘。惠予花時，

年六十一歲矣。

嶠南山水極佳而多奇產，說似中州，人輒顰蹙，莫有領其語者，以其有瘴霧，世傳十往無一二返也。予大觀間見供備庫使李〈（忘其名）〉自言，二十三以三班借職度五嶺、曆二廣，差遣北歸，已七十九矣。得監東太乙宮香火，其體力強健，行步如四五十許人。宣和間，其族人云尚無恙，乃信元微之商山賦《思歸樂》言趙卿事不誣，而東坡《答參寥報平安書》云：「雖居炎瘴，幸無所苦，京師國醫手裹死漢甚多。」此雖寬參寥之語，與元微之至商山所賦，蓋為不獨炎瘴能死人，其理之常然者，非過論也。

鄭州東僕射陂，蓋後魏孝文遷洛時賜僕射李衝之陂也。後人立祠，遠近皆呼為僕射廟。章聖皇帝西祀過之，遣官致祭，有祭文刻石在焉。近世遂傳為李衛公僕射廟，土人得衛公行冊以藏廟中。而崇寧以來，賜廟額亦以為衛公不疑，而士大夫莫有是正之者。

《筆談》載淡竹葉，謂淡竹對苦竹，凡苦竹之外，皆淡竹也。新安郡界中自有一種竹，葉稍大於常竹，枝莖細高者尺許，土人以作熟水，極香美可喜，方藥所須悉，用之有效，豈存中未之見耶？

新安郡婺源縣境中產一種草，莖葉柔弱，引而不長，葉類甘菊葉，俗呼蔗，今訛為遮字，蓋食之味苦而有餘甘也。性溫行血，尤宜產婦，煮熟揉去苦汁，產後多食之無害，往往便以為逐血藥也。又呼苦益菜，訪之醫家，莫有知者。

去鉅鹿郡西北一舍，有泉，按《水經》名達活，源深流長，廣輪數百里享其利。咸平間，刺史柳開疏泉，一支植千柳，為亭於其上，為一郡勝遊之地。熙寧壬子歲，泉忽淪伏不見。後五年，元豐改元之初，太守王慥率郡僚禱於泉上，不越月而復出，再逾時而浩浩湯湯，倍加厥初，闔境神異之，因易名為再來泉。至今六七十年，焦土襄陵，不增不減，當時通判虢州王宏微為詰其事，刻石尚存焉。

呂申公公著，當李文靖公秉政時，自書鋪中投應舉家狀，敝衣蹇驢，謙退如寒素。見者雖愛其容止，亦不異也。既去，問書鋪家，知是呂廷平，乃始震歎。

謝濤，字濟之，絳之父也。絳為太子賓客，女適梅堯臣。幼為王黃州所知，世稱雅善品藻文章。江夏黃才叔喜自負其文，謂濤曰：「公能損益一字，吾服公。」濤為削二十字，才叔雖不樂，然無以勝之也。

歐公論謝希深曰：「三代以來，文章盛者稱西漢。希深制誥尤得其體，世謂常、楊、元、白，便不足多也。」

王文康再使北，有《戴斗奉使錄》三卷。文康預修《傳燈錄》、《冊府元龜》，景德中命近臣修書，時楊文公為太常丞，制以二公並命。論者以才名等夷，非復爵位差降也。

元符末，王敏中長戶部，豐相之自獨座遷工部尚書。敏中表言，豐稷厚德，時所領屬，臣古實不逮也，乞立班在奉稷下。詔不從，士大夫至今以為美談。

宋次道龍圖云：校書如掃塵，隨掃隨有。其家藏書，皆校三五遍者，世之蓄書，以宋為善本。居春明坊，昭陵時士大夫喜讀書者，多居其側，以便於借置故也。當時春明宅子比他處僦直常高一倍，陳叔易常為予言此事，歎曰：「此風豈可復見也。」

穆修伯長在本朝為初好學古文者，始得韓柳善本，大喜，自序云：天既饜我以韓而又飫我以柳，謂天不予饗，過矣。欲二家文集行於世，乃自鏤板，鬻於相國寺。性抗直，不容物，有士人來，酬價不相當，輒語之曰：「但讀得成句，便以一部相贈。」或怪之，即正色曰：「誠如此，修豈欺人者？」士人知其伯長也，皆引去。

古語云：大匠不示人以璞，蓋恐人見其斧鑿痕跡也。黃魯直於相國寺得宋子京《唐史》稿一冊，歸而熟觀之，自是文章日進，此無他也，見其竄易句字與初造意不同，而識其用意故也。

讀歐公文，疑其自肺腑流出，而無斫削工夫。及見其草，逮其成篇，與始落筆十不存五、六者，乃知為文不可容易。班固云：急趨無善步，良有以也。

凡人溺於所見，而於所不見則必以為疑，孫皓問張尚曰：「泛彼柏舟，柏中舟乎？」尚曰：「《詩》又云：檜楫松舟，則松亦中舟矣。」皓忌其勝已，因下獄。南方佳木而下舟不及松柏，此皓所以疑也。今西北率以松柏為舟材之最良者，有溺於所見，遽謂柏不可以為舟，斷以己意，以訓導學者，而棄先儒之說，可怪也。《邶之風》言舟宜濟渡，猶仁人宜見用，柏宜為舟，《鄘風》亦然，乃獨於《邶風》釋之，可以概見也。況非其地之所有，風俗所宜，詩人不形於歌詠，昔人蓋嘗明之矣。孫皓雖忌張尚之勝己，然不敢以訓人也。

宇文大資嘗為予言，《湘山野錄》乃僧文瑩所編也，文瑩嘗遊丁晉公門，晉公遇之厚，其中凡載晉公事頗佐佑之。予退而記其事，因曰：「人無董狐之公，未有不為愛憎所奪者，六一居士詩云：後世苟不公，至今無聖賢。然後世豈可盡欺哉？」

介甫對裕陵，論歐公文章晚年殊不如少壯時，且曰：「惟識道理，乃能老而不衰。」人多駭此語。予與韓秉則正言論此，秉則曰：「道理之妙，當求於聖人之言，聖人之言具在《六經》，不可掩也。歐公識與不識，姑置之勿問，不知介甫所謂道理，果安在？抑六經之外別有道理乎？東坡《祭原父文》云：大言滔天，詭論滅世，蓋指介甫也。介甫當時在流輩中，以經術自尊大，唯原父兄弟敢抑其鋒，故東坡特以祭文表之，以示後人。然亦未知其於君臣間如此無顧忌也。」時坐客頗眾，莫不以秉則之言為然。

唐制，常參官自建中以後視事之三日，令舉一人以自代，所以廣得人之路也。本朝沿襲，唯兩制以上乃得舉自代，而常參官不預也。祖宗以來，從官多舉已任官而名級尚微者，韓子華在翰苑日，乃以布衣常秩充選，而莫有繼之者。建中靖國間，劉器之以待制出守中山，乃舉一布衣〈（忘其姓名）〉，當時莫不駭異，而不知援子華例也。

熙寧末，曾皎以常潤團練推官為福建常平屬官，乞朝辭、上殿閣門。以前無選人入辭上殿例，詔特引對，罷為潭州州學教授。

此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